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 彥火

令人縈念的麵線糊(上)

參加泉州元宵燈節的作家，被分成若干組別去采風。我選擇了泉州小吃。

我是「愛吃鬼」（閩南語，意喻「饞嘴的人」）。泉州小吃不下百種，過去因家母在泉州，每年有二、三趟往泉州跑。

那邊的文友大都在酒樓請客。酒樓大都提供港式海鮮或酒樓常用餐，難得吃到真正閩南小吃。

我十歲來香港，童年魂牽夢繞的麵線糊、菜頭粿、蠔仔煎、肉羹……仍然揮之不去！

這半世紀都為童年的閩南小吃尋尋覓覓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，家母住在溫陵新城，我每次到泉州，都住在毗鄰的東方酒店。酒店的早餐，提供有麵線糊和菜頭粿（港人稱：蘿蔔糕，泉州菜頭粿材料只有蘿蔔和粘粉，沒有其它餡料，較硬身。）

我每趟都叫一客麵線糊，兩方塊菜頭粿，承惠人民幣十元，倒很實惠。老母親有時也過來陪我吃早餐，我便叫雙份麵線糊、菜頭粿。母子倆吃得津津有味，彷彿回到童年時。自從老母親逝世，此情只待追憶！

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紐約大學唸書，特別跑去法拉盛（Flushing）台灣人聚居地方吃蠔仔麵線，用的是罐頭蠔仔，缺乏鮮味，稍可解饞。近年也曾到過台北華西街去吃阿宗麵線，味道總是好的。

泉州是麵線糊的故鄉。說起麵線糊，閩南人都喜歡提起一段流傳廣泛的傳說——相傳有一年，乾隆下江南來到泉州一個叫羅甲村，時值糧食短缺，村民全都窮得揭不開鍋，急得六神無主，實在想不出弄什麼好吃的招待皇帝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乾隆已在一秀才家門口下了轎。

秀才妻子人急智生，在牆角找到一些早前剩下的豬骨頭和魚刺，洗滌後下鍋熬出一碗湯，又去櫃子裡找出一把麵線碎和一把木薯粉，和着就做出了一碗麵線糊。

乾隆吃後，感覺味道特別鮮美，馬上傳秀才妻子來問，剛才朕吃的這碗「龍鬚珍珠粥」是用什麼做的？秀才妻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，這是用上等麵線和特等精製地瓜粉加工而成。

皇上覺得秀才妻子伶俐兼好廚藝，大大賞賜這個巧媳婦，麵線糊這一美吃從此便不脛而走了。

■泉州西街曾氏老記麵線糊。 作者提供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靈感何來？

在天命被問到的眾多問題中，我覺得最難回答的題目之一，就是「師傅，你為何能預測準確？」其實，這相當於問音樂人「請問，你是如何通過美景聯想到如此優美的旋律？」

各位應該很容易想像，對於這些藝術家而言，是「靈感」令他們創作了舉世聞名的作品。而靈感何來，則是很難回答的問題。他們可能會說：「我也不清楚啊，我當時看到月光，閉上眼睛，腦海就浮現這段旋律了。」

其實玄學家在預測的過程中，往往也同樣需要靈感。可能不少人誤以為玄學只是百分之百地「依書直說」。對於一個玄學家而言，大量知識、書本的積累固然重要，可是如何把這些數千年前積累而來的資料，運用到當今的現狀呢？這時就需要觀察生活，得到靈感。

一般來說，預測一個人的命格，通過面相、八字得出結論，變數相對較小。然而，當我們要預測世界天運，難度則大大增加，因為當中考驗的不但是玄學知識的積累，而且還有對世界現狀、格局的了解，以及對重要人物的敏感度。

因此，每年天命撰寫運程書時，我的思考過程都很痛苦，很多時候會想到頭腦「爆炸」。奇妙的是，「爆炸」過後，當思緒回復平靜，答案有時自然就浮現出來——這大概就是「靈感」所在。所以，「靈感」並非憑空出現，而是通過大量資料搜集、準備功夫等等，組成腦海中的資料庫，通過天的提示，最後再把答案呈現回腦海中。

不知閣下看到此處，會否覺得天命在故弄玄虛。其實天命接受訪問時，記者聽到此處，有時也會感到難以理解和相信。但如果閣下是藝術家、作家、科學家、發明家等等，應該感同身受，也有與天命類似的痛苦經歷。

每年預測天運的過程如此痛苦，曾令我在幾年前就想過不再撰寫運程書，但由於不少讀者總會詢問天命運程書的進度，加上每年的年度十大新聞，天命時常有幸命中，又給我增加了動力。其實，能夠預測準確固然開心，但更令天命開心的，是每次思考過程中，「大爆炸」之後回歸平靜，答案浮現出來時，感覺跟天意緊密溝通的那一刻。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張艾嘉多才多藝

張艾嘉，港台娛樂圈少有集演員、歌手、編劇、導演於一身的有名才女，她真實的人生劇本同樣精彩；當年愛上有婦之夫、兒子奧斯卡被綁架，經歷同樣震撼演藝界，在婚姻感情路上，她終於為自己的「心」找到了一個家。

在張艾嘉眾多的演出作品中，令觀眾在戲院裡哭得一塌糊塗的應該是她和周潤發合演的《阿郎故事》；而最為觀眾議論的是電影《金玉良緣紅樓夢》的林黛玉角色吧！每次提及此事，張艾嘉的表情和笑容總夾雜着一絲「複雜」的情緒，她說已故導演李翰祥本安排由她演賈寶玉並非林黛玉，但事隔幾天後，李導演突然堅持由她演林黛玉，當時她自己也急哭了，因為自覺外形沒有林黛玉的「柔弱」樣子，然而李導演指她是一位好演員，應該努力去嘗試和敢於挑戰角色，李導演說：「誰說林黛玉就應該是什麼樣子？」就衝着李導演這番說話，她答應了！原因是她認同李導演所言，大部分人對林黛玉有着「固定形象」，固定並不代表就不能衝破，這思維擴闊了她之後在演、編、導工作上的領域，她慶幸當年能頂着巨大壓力去挑戰「林黛玉」。

張艾嘉說：「《金玉良緣紅樓夢》是我入戲程度最深的一部電影，當時我融入了林黛玉這角色，所以整天坐在片場就不跟任何一個人說話，人家在聊天，我像林黛玉般多愁善感，總是覺得別人在說自己壞話，小心眼！」對角色的投入，張艾嘉是身體力行，演出《廟街皇后》一片時，她跟隨着性工作者身旁幾天，觀察着她們的生活實況，為的是要扮演好一位年輕的「老鴇」角色。

若干年前筆者有幸跟張艾嘉合作，在她既投資製作又演出的一部影片擔任編劇之一，在編寫廣東話的「俚語」對白時，編劇們笑到「標」淚水，張艾嘉卻毫無反應，還問：「有什麼好笑！？」直至演出《廟街皇后》，她對廣東話「俚語」認識更深，她說：「原來廣東話的『俚語』更貼地、更容易觸動人的笑點，是地方語言的另一種文化。」

■張艾嘉是集多棲於一身的圈中才女。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徐小鳳其實很好玩

飯局上遇稀客徐小鳳，她鮮有出來應酬，尤其是賓客多的場合，那次出席除了是畀面主人家，也因可與從加拿大回來的淩波和金漢聚舊。

在席上我問她：「最近有沒有去消夜？」她大笑起來。事源多年前，有一晚她做完演唱會，深夜打電話給我，說她正在消夜，吃打邊爐，邀我一起，我老實告訴她，我右邊面剛卸了妝，不能出去了，她聞言後大笑，她說想像我一邊面卸了妝的樣子，覺得很得意。每次見到她，她都會提及此事兼大笑。

徐小鳳怕見陌生人，她說：「我生活在自己的個人圖畫裡面，有什麼不好？」但熟絡後，她變得很好玩，就像她在台上愛爆金句一樣，她的金句有別於黎明，不會令人摸不着頭腦，她的金句幽默惹笑，逗得全場大笑，但有些金句則很玄，例如我多年前第一次訪問她，當時盛傳她自己投資開演唱會，自任老闆，向她求證，她說她的演唱會有眾多投資者，追問是誰？她答：「每一個買飛入場的觀眾都是我的投資者，沒有他們我怎開得到演唱會？」令人啼笑皆非。

她轉數快，年前做林子祥（阿Lam）演唱會尾場嘉賓，穿着白色誇張長裙出場，與阿Lam合唱，阿Lam步步為營，怕踩到裙尾，她即笑言：「不要緊，我被人踩慣，我經得起風浪，特別是香港人，更經得起風浪，香港是最大方、包容的社會，不理會你有多少錢又或是多窮，也一一收容，我是香港人，是地地道道的香港小姐。」我在現場，大拍手掌，向她歡呼。

有時在台上，她又會突然黎明上身，大爆大家聽不明白的金句，如：「我好喜歡發夢，但有時更喜歡發不好的夢，因為醒來時會發現現在是好的世界。其實我不知自己在說什麼？」

殿堂級的天后，現實生活中，其實很好玩。

■徐小鳳怕見陌生人，但為人幽默。

百家廊

舌尖上的春天

戴永夏

春天是個美好的季節。春光春色，令人精神振奮；春風春雨帶來勃勃生機。它是開啟生命的鑰匙，也是點燃希望的火焰。所以自古以來，人們都熱愛春天，讚美春天，由此也產生了許多跟春天有關的習俗，如迎春、打春、鞭春、討春、吃春……都是人跟春天親密互動，都寄託着人們的美好願望。這其中，最貼近現實生活的，我以為當屬吃春。

吃春又名咬春或嚐春，即在初春時節，吃一些象徵春天的新鮮菜蔬之類的食品。這種習俗，有着久遠的歷史。

據記載，吃春始於漢代，東漢崔寔在《四民月令》中就說：「凡立春日食生菜，不過多取，迎新之意而已。」「生菜」即「新菜」，有「迎新」之意。由於地域不同，所食「生菜」的種類也有別。由於南方氣候比較溫暖，因而南方人多在立春時食各種新鮮蔬菜；而北方天氣寒冷，冬天沒有新鮮蔬菜，立春這天主要是吃蘿蔔。至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人們吃的蔬菜更加豐富，在立春這天要吃一種由葱、蒜、韮、蓼、芥五種有辣味的蔬菜組成的「五辛盤」，這不但有「迎新」之意，還有散發五臟之氣、健身防疫的功效。到了唐代，人們對五辛盤作了改進，增加了一些時令蔬菜，使其從單調的辛辣變為色香味俱佳的翠綠紅絲，並起了個更富有春意的名字——「春盤」。

這時民間就普遍存在立春吃春盤的習俗，「春盤」一詞也屢屢出現在唐代的詩詞中，如詩人岑參就有「汝南遙倚望，早去及春盤」的佳句。（《送楊千牛趁歲赴汝南郡覲省便成婚》）到了宋代，吃春的習俗進一步由民間擴展到宮廷，宋人陳元靚在《歲時廣記》中就說：「立春前一日，大內出春盤並酒，以賜近臣。盤中生菜，染蘿蔔為之，裝飾置奩中……民間亦以春餅相饋。有園者，園吏獻花盤。」到了清代，春盤的做法日趨複雜，春盤的內容變為以韮菜、豆芽、芹菜、香菜等新春時令菜為主，外加肉絲、豆腐絲等混合炒成盤，還有的加入海參、香菇、雞絲等原料，使之更加豐富多彩。

吃春的習俗在我國廣泛流傳，但吃春的形式各地不盡相同。北京的吃春，就很有代表性。清・潘榮陛在《帝京歲時紀勝・正月・春盤》中，對老北京的吃春做了這樣的介紹：「新春日獻辛盤（即春盤）。雖士庶之家，亦必割雞豚，炊麵餅，而雜以生菜、青韮菜、羊角葱，沖和合菜皮，兼生食水紅蘿蔔，名曰咬春。」清・富察敦崇的《燕京歲時記》中也說：「是日，富家多食春餅，婦女等多買蘿蔔而食之，曰『咬春』。謂可以卻春困也。」這種在立春日食春盤、春餅的習俗，一直延續至今。過去每到立春這天，老北京人都要用生蘿蔔、白菜心、鮮黃瓜、黃芽韮等生菜，做成春盤；再用白麵做成薄餅，放在平底鍋上烙成撲鼻香的春餅。在餅上抹上麵醬，再捲上春盤中的生菜，便可有滋有味地品嚐春的味道了。俗信立春日食春盤、春餅，可以解春困，避牙疾。吃過春盤、春餅，表示嚴冬已去，萬紫千紅的春天就要來了。

北京人吃春，也出現在現代作家的筆下。如梁實秋先生在《疲馬戀舊秣 羈禽思故棲》中，就記述了他童年在北京家中以榆錢吃春的經歷：每到春天，他家後院的大榆樹結出的榆錢紛紛落下時，長輩們就會撿一些洗淨，和上小米麵或棒子麵，上鍋蒸熟，再將蒸好的榆錢糕盛到碗裡，澆上醬油、香油，撒上葱花，然後全家人就聚在院子裡，分而食之，大飽口福。這種吃春，不但高雅別致，還有更深的寓意，誠如作家青絲所言：「此舉讓眾人改換了口味，也讓小孩體驗到粗糧的糟糲，不忘祖輩曾經的貧苦，又『寓吃於樂』，順應了自然時節的變化。這樣一道上不了大枱面的粗食，卻展現出一個家庭的文化修養，以及家族恪守的傳統禮俗，其內在敘事，遠比山珍海味更顯語義豐滿，這也是吃的藝術。」（青絲：《吃的藝術》）

跟北京人吃春略有不同，濟南人吃春主要是吃鮮香椿芽。香椿是一種長壽的木本植物，其嫩葉不但營養豐富，食用價值高，而且清香撲鼻，深為人們所喜愛。明代人屠本畯在《野菜箋》中讚詠香椿道：「香椿香椿生無花，葉嬌枝嫩成杈枒。不必海上大椿八千歲，歲歲人可採其芽。」這說明食用椿芽由來已久。在濟南，每到春暖花開時節，城郊的農民便將椿芽採摘下來，打成小綑，運進城裡，在農貿市場上出售或沿街叫賣。人們將椿芽買回家，洗淨晾乾，可做成各種美味佳餚：椿芽拌豆腐，做起來方便，吃起來特鮮；將椿芽加鹽揉勻，蘸上麵糊，放進油鍋裡炸黃，便是有名的「炸香椿魚」。「香椿魚」外焦裡嫩，噴香可口，是濟南的一道傳統名菜。還有椿芽炒雞蛋、醃香椿……也都風味別具，深受歡迎。所以濟南人吃春，更加實際、實惠，也更富有現實意義。

如同春天也會有寒流一樣，吃春的滋味也有苦有甜。記得童年在故鄉，一到春天，家鄉人也爭相吃春，但那吃春的滋味卻十分苦澀……故鄉的春天，過去經常跟春荒連在一起。經過一個嚴冬，本來收成不多的糧食便消耗殆盡。如遇天災人禍，春天的日子就更為艱難。沒有果腹的糧食，鄉民們就只能靠米糠、野菜和樹葉充飢。

春天一到，楊柳剛剛長出綠葉，飢腸轆轆的人們就爭相將樹葉採回家，放在鍋裡一煮，再用清水浸泡，然後調上一點點豆麵，蒸成黑色的菜糰子。這菜糰子吃到嘴裡，又苦又澀，難以下嚥。記得每當我們皺着眉頭看着菜糰子打怵時，樂觀的老祖父總是鼓勵說：「吃春吃春，吃出黃金！」、「吃得苦中苦，才能享清福！」他還自告奮勇地首先拿起菜糰子，邊嚼邊說：「別看這些樹葉子苦，愈嚼愈香，苦中有甜呢！」現在想想，老祖父的話，並不都是自我安慰。儘管我們從未從樹葉中吃出過黃金，但他那「吃得苦中苦，才能享清福」、「苦中有甜」、「苦盡甘來」之類的話，卻富有人生哲理。這哲理從小就融入了我的血液中，影響着我的行動，幫助我在人生之路上健康成長！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台灣的糖磚

太太的外國人老闆常常頭痛，他們用慣必理痛或咖啡，但長期下去再沒有什麼用。再問公司駐診護士，護士也不想給必理痛，於是給她聞氧氣，短暫紓緩一下。

有天她興奮地走過來，告知喝了一磚台灣的糖，一喝下去便不再頭痛了。太太問是什麼？她拿出四物茶。可能是當中的川芎讓她舒服了，去頭風吧。太太問她為何吃？她說在台灣店看到，她喜甜，所以買了不同的糖磚。

後來更有趣的是，另一位本地同事頭痛，她立刻問她吃不吃必理痛？女同事說不會吃必理痛，她立刻興奮地說那你要試試我的方法，然後拿出半包四物茶糖磚，女同事喝了不久，便說真的有效。太太笑說你們二人是否真的這麼虛弱？一喝就沒事，你看平時動不動就去服必理痛或聞氧氣，真是的！

四物茶始終是藥，不建議自己拿來常喝，經期期間更不可以喝。另外有不同糖磚，反而可以常喝，例如薑和紅棗，或者冬瓜磚。前者於冬天或坐冷氣辦公室都可以多喝，後者則是夏天暴曬後作為清熱去暑。另有玫瑰的，春天養肝不錯，還有桂圓，非感冒時可以滋補一下，睡得較香。但要注意不同牌子的質量，有些極甜，我不太喜歡，好像只是糖水一樣。

另外，有些牌子有苦瓜茶、牛蒡茶等，對調整血壓有正面作用，但此兩類茶較寒涼（降血壓的東西多是寒涼的），未必適合所有人的體質，最好還是找經方中醫去調理身體。話說回頭，很多人也怕熱性材料上火，最多人問是薑不怕熱氣嗎？不是晚上吃薑如吃砒霜嗎？和一些中醫談過，現代人不是很多人真正熱氣，而是寒熱交集，加上凍飲和冷氣，很少會是實熱者，即一喝薑就上火。

我亦很認同原始點的看法——薑不是藥，只是添熱力，添能量，讓身體自己去做運轉和自癒，就像給內臟暖敷一樣。所以若服薑後覺得喉嚨痛，或上火了，一是身體裡運轉不善，添的能量卡在一個點，那是本身身體循環有問題，薑只是幫你放大問題了；另一可能是身體進入排毒反應，但由於太快，會產生不適，就像身體要燒掉寒氣（或現代醫學所說的病毒病菌），就會發燒，因為發燒時免疫系統是最強的，但人在發燒時一定會不適。

所以若果服薑不舒服，無論原因為何，要做的是在痛點或不舒服的位置推按，令循環回復，也可以在按摩後加熱敷。例如喉嚨痛的話就輕按頭和頸，然後熱敷，身體便會回到比以前更佳的狀態。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種一棵桃樹

春天總歸是幻想的季節。柳芽才出，海棠盡開，一樹一樹的希望剛剛萌發。走仕途，封侯拜相，光耀門楣。做學問，滿腹經綸，著作等身。坐賈行商，利通萬家，家財萬貫。春光大好，總有期許如意美好的前路，值得去奮力奔走。

外出多年，鄉音早已稀疏，多少鄰人往事模糊不清，加之一事無成，為免寒暄之後四目相對，兩廂尷尬，我一向甚少出門。那一日倚窗樓上，俯瞰滿院春色。一牆之外，一對蹣跚的身影引我定睛。

左邊拄着三腳枴杖的男子，身胖頭圓，半長的灰白頭髮，覆不滿圓乎乎的頭頂。右邊的男子身形高大體格適中，肩膀微微有些內駝，雖業已半老，面容倒還白皙齊整，正雙手扶着胖男子的右臂，緩緩前行。伏案工作多年，我眼睛不好，等他們往前又挪了一小段，才辨出是陸氏兄弟。

胖的是陸人甲，大廚一枚，印象中，擅長各色菜式，浪跡於宴飲餐廚之間。扶他走路的是陸人乙，職業不詳，只記得一年到頭，總在外遊蕩，偶有消息，也都事關緋色。

陸氏兄弟的母親，三嫁到陸家，生下兩男，又遭喪夫之痛，便絕了再嫁的念頭。前面兩房所生的幾個兒女，均已成人，雖各自姓氏不同，又不同屋簷，念及血脈之故，總該接濟寡母弱弟，竟也未有。棲棲遑遑，陸氏兄弟相繼成人，各自為生計所累，平常甚少着家，進入昏邁之年的陸母，再度獨居，遇到病痛氣力衰竭，三餐都無以為繼。左鄰右舍常有周濟，卻難周全。一生輾轉多嫁只為稻粱果腹的陸氏，撒手人寰之際，街坊傳言，多半是飢餓所致。陸氏兄弟似乎並未為此赧顏，照例鼓樂齊備，拚力發喪。幾個不常走動的異姓兄弟，也都趕來素服弔孝。

人人都有難言之苦，家家都有難唸的經。道德情操，高高在上，輿論風評，孱弱成一時之勢。環顧四野，不恥之事從未斷絕，錯綜複雜的利弊權衡面前，人心總能適時隨遇而安，找到一處貌似寧靜的容身之所。不過，弔詭的事情還是發生了。先是陸母所生長子，忽然腦梗，偏癱在床，子媳皆不大孝順，所臥之榻常年污濁不堪。再嫁所生次子，又突染重症，拖了一段日子便不治而去，享年還不到五十。

事發突然，四鄰頗為驚訝，目光便齊齊落在了陸氏兄弟身上。陸人甲尚且神色自若，陸人乙就活得疑神疑鬼，高大壯實的男子，入夜就不敢獨自行路，彷彿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，真有一個妖孽鬼怪出沒的世界。

世上的事情，大致不走樣，已屬難得。由古及今，去翻看傳奇演義志人志怪，滿紙的亂臣賊子，弒君殺父；通篇的義妖癡狐，情天幻海，時不時讓人心旌搖曳，期盼有朝一日脫離現世的平淡無奇，穿越到烽火四起的歷史煙塵裡，紅鬃烈馬銀袍長槍，呼嘯而來風馳而去。攜紅粉知己，仗劍天涯，船遊四海，在起起伏伏的山巒和悠悠蕩蕩的江河裡，靜待日暮星移，遍看四時風光。

史海鈎沉，經歷歲月濃縮，落在後人眼裡，常常就幻化成了一齣精彩大戲。後人之後有後人，誰又何曾不是路人甲，誰又何曾逃過世間法？陸氏兄弟的影子漸遠。我下樓跟家人閒茶之餘，提議在院牆之外，栽一棵桃樹。父母兄嫂一向都慣着我，因由未問，不日便分頭行動。買樹苗，挖樹坑，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一株樹齡兩年有餘的桃樹，已然安身院外。遙想着來年初春，嫣然桃花一樹芳華，花落結桃，兩不辜負，心下即刻坦然。

有一個曾扎根青海七年多的人對我說，誰不是在風口獨走？內心的堅持和執着，是渡過所有河流最強大的後盾。我深以為然。一個人在高原上行走，除了過硬的體能，內心的篤定強大一定要無以倫比。有一刻慫了，都可能摸不到冰冷河流裡墊腳的石頭。

桃花嫣然出籬笑，似開未開最有情，幾日不來春便老。人言污濁，污水橫流，我無視走過，總有一處世外桃源，柴扉齊整，屋舍潔淨。